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
第五回 山窮水盡洪士仁猶作補牢心 喝雉呼驢趙桂森初試牧豬戲

卻說趙澤長到了門口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洪士仁。只見他穿了一件藍布大褂子，兩肩上已補了兩塊，腳下一雙鞋，也是只有兩個鞋頭，後半截都不見了。心上詫異的很，這幾年是曉得洪士仁光景頗難，雖有幾個親戚朋友幫扶他點，能得幾何，早已到手就盡，後來各處都鬧翻了，沒有人理他。他是酷信了周先生的話，遊手好閒，一事不做，如今真是到了坐吃山空的時候了，相對之下，真覺得襤褸不堪。洪士仁早已邁步上來，作了一個大揖，嘴裡道：「大爺，一向納福。」澤長道：「托你的福，你一向可好？」洪士仁歎了一口氣，也不再說，就想往裡走，趙澤長看見他想往裡走，心中有點不受用，又想起周先生說他指日要發大財的，卻也不好得罪他，忙扯他道：「我們在這裡坐坐罷。」說著，長工早已搬過兩條板凳來，趙澤長和洪士仁對面坐下，趙澤長道：「你怎樣到了這個地步？」洪士仁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上了周瞎子的當了，周瞎子說我一定發橫財，我想既是總要發財，我又何必去謀幹別的事，所以這幾年統沒上進，過一年又一年，越弄越不像樣了，現在家裡不但是當光賣盡，連住的那間草房也賣了，如今住在馬棚後頭一個破棚子裡，往後一天冷似一天，女人又病的很重，光景也怕不得好，我不但沒錢吃藥，連這一日兩餐，都忙不到嘴，我是沒有法了，才來找你老人家，可肯借幾吊錢給我抵擋幾天，要如果真是發了橫財，我加十倍還你。」趙澤長道：「是了是了，周先生原說的，你總要敗到寸草不留的時候，才會發財，照你這說，大約也是時候了，你可又去見周先生麼？」洪士仁道：「我去過幾次，他還是這個話，我向他借錢，他說不是我借給你，怕耽誤了你的發財，你瞧這是什麼話，要說是真髮財呢，他為什麼同我冷淡起來，要說是假的罷，我和他沒有仇，他又何必拿我開懷呢！」趙澤長道：「他的命是不得錯的，你別胡思亂想，你如今這個樣子，諒來也不遠了，我家爺爺從前，就是挖到了窖銀，才成了人家，不定你也是這樣罷！」洪士仁道：「那可好哩，我可是沒有這個妄想了。周瞎子說，我甲午年一定發財，前年不是甲午麼，幾時有一點點子財氣，後來去問他，他說是裡面有兇神過將，是要移下二三年也不定，所以我想他前後的話，就有點不相信他。」趙澤長道：「人有不時禍福，說不定的。」一面站了起來道：「你請坐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洪士仁道：「請便。」趙澤長一路走進來，盤算道：「周先生的命，是不錯的，我就應酬他幾個錢，日後他總要感激我的，但是這個錢不便去向奶奶要，我牀底下還有八吊錢，如今分一半給他，也算好了，他也沒有說了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到房裡去了。

卻說洪士仁見趙澤長進去，便在門口同長工攀談，忽然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到門口來，張了一張，便跑進去，長工還喊道：「小爺，慢著，看跌倒了。」洪士仁道：「這是你家的小爺麼？」長工道：「正是。我們這位小爺，將來不曉得怎樣呢？大爺大奶奶，看的如無價之寶一般，長了這麼大，也沒出過門，外頭的事，一件也不曉得，又不肯讀書，大爺大奶奶是相信了周瞎子的話，又各事任他的性，現在的脾氣，是壞透了。」

各樣的東西，只愁他不要，要是他要，除掉了天上的月亮，也總得想法子給他，即如有天吃了一個豬腰子，覺得好吃，便問是那裡的，他媽對他說了，算他記住了，過了幾天，到後園子裡去看豬，便要割他的腰子，多少人拗他不過，趕著去買了一副給他，他一定要現在豬身上割下來的，吃了個天翻地覆，沒有法子，現去找了宰豬的，把豬宰了，挖出腰子給他，他才罷了。又是個夏天，豬肉又沒去路，除掉大家吃了兩頓，餘下的都臭了。你想這是個甚麼脾氣呢！大爺還有時想管教他，無那奶奶又幫好了。大爺說了一句，奶奶到嘮嘮叨叨，說個幾百句。」

正說著，趙澤長已走了出來，手裡提著四吊錢，長工便走開，讓澤長坐下，澤長便遞給洪士仁道：「今天承你來找我，我本應該多應酬你點幫幫忙，但是你曉得的，大有大難小有小難，我這兩年，莊稼收成也是平平，不能十二分寬裕，既你來說了，我無論如何，也只好盡我點心罷咧。你且拿回去用著，只些微不成意思罷了。」洪士仁連忙起來作揖道謝，接過來，搭在肩上，逕自回家。

一到家裡，看見他的女人，哎喲哎喲，睡在牀上，連忙問他怎麼樣，也不答腔，洪士仁沒有法，便去找點柴枝，燒了點水，灌了幾口，把這錢放在蓆子底下，又除了幾十個下來，出去買了點乾糧，忙忙的趕到周瞎子家，去請他推算推算女人的八字，會好不會好。正逢著周先生沒事，洪士仁說了來意，周先生叫他報了一個字，卻是卯字，周先生就大安流連速喜的背了一回，又道：「這個課，是個赤口，卦象很兇，且看三天內，沒有變症，還有指望。」洪士仁道：「可有破解沒有？」周先生道：「沒有什麼破解。」洪士仁只得走回家去，女人已是奄奄一息，兩個眼珠，不住的往上翻。洪士仁沒法，只得再燒水去灌他，那知嘴也不開，水不得下，弄了多時，竟是撒手而去。洪士仁大哭了一場，想想除掉了才借來的三吊幾百文，此外一無所有，不如去向周瞎子借幾個去罷，連忙又把幾串錢塞在死屍身子底下，便一溜煙走到周先生家裡，如此如彼的說了一遍，周先生道：「好好，看光景，你是真要發財了。」洪士仁呆了一呆道：「我遭了這樣事，發財不發財，且不必題，但是人死在牀上，亦應該弄口薄皮子材裝起來，發送出去，我是一文沒有，所以求你念往日交情，借幾個錢，我去辦一辦，等我緩過氣來，我再還你罷。」周先生一聽，不覺得滿面通紅，吱吱的半天，方才掙出話來道：「我一天到晚，忙著一張老婆嘴，說東說西，弄了幾個大錢，只夠一家子吃喝，那裡會有多餘錢借人哩。你可別怪，你是另外要去想個法子才好。」洪士仁道：「我但是有路，決不向你開口，咱們相共了這許多年，我幾時同你麻煩過一次，不過現在是真沒法子，才逼出這一著。你算我又是一定發財的，我發了財，還會賴你不成。」周先生道：「不是這個說法，我要多餘總可以相商的，現在我自己也不夠吃，我又有什麼法子呢！要是說賴尤是奇談，莫說是幾吊錢，就是幾十吊，幾百吊，我還怕你賴，你都會賴，天下沒有不賴的了。」洪士仁道：「賴不賴且不說，但是今天你要不幫幫我，我怎麼過得去，難道人死在牀上，就由他去爛麼？」周先生道：「不就這樣罷，我每日用度，總在兩吊錢光景，看今天生意，如果能多見幾個；除掉兩吊錢，此外統通借給你。」洪士仁道：「這真是急驚風，遇著慢郎中了。我家裡死在牀上，我如何等得及你呢！」

且萬一你今天不到兩吊錢，又怎麼好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那可沒有法子，你還到別處去張羅張羅罷。要光靠我，我可是燈草拐，扶不起来的。」洪士仁看他光景，是不像的了，別著氣站起就走。周先生又敷衍一句道：「坐坐，喝碗茶去。」洪士仁道：

「什麼事，人家心上亂的沒一點主意，還有功夫喝你的茶呢。」一逕揚長走回家內，又對著死屍哭了一回，想不出法子來，只好買張蘆席捲卷罷，拿定主意，就往死屍身下去抽錢，那知那三吊幾百錢，卻是一文沒有，這一驚真非同小可。

原來這個馬棚是兩頭穿的，四面並無牆隔，又無門扇，洪士仁第二次哭他老婆的時候，驚動了人，有一個積年老扒手，剛走過來，卻一眼看見洪士仁把幾串錢，塞在死屍身下，就走了出去，這扒手等他去了，走到死屍身邊，扒了去，早已不知所往。此時洪士仁更是一點法子沒有了，看看死屍，直僵僵地躺在牀上，不由的又是著急，又是傷心，哭了一回，楞了一回，又暗恨道：「都是周瞎子混帳，好端端的咒我，要敗的寸草不留，現在到了這個地步，他是坐在黃鶴樓上看翻船呢。我本來要早點找點事做做，也何至有今日，他又許我發財，又勸我聽其自然，不可逆天行事，這才到了這個地步，我真是倒運。」

周瞎子既不肯借我，又把趙澤長借我的錢丟了，我要不去找瞎子去，也還不至於丟呢。事到如今，敗到寸草不留的話是靈了，但不知發財的話可有靈驗沒有？但是錢是丟了，人是死了，怎麼好，怎麼辦？越想越急，真是淚出痛腸，不由的嚎啕大哭起來。有些走路的，問起情由，也代他難受，就有些好善的，一百二百的湊了回，只湊了兩吊多錢，催著他去買兩條蘆席，卷了卷，駝出城去，義地上埋了。

自此洪士仁，益發無有羈絆，馬棚子也不住了，白日裡各處走走，晚來就在古廟裡存身，一件棉袍子，早已打了無數補釘，棉花露出來，也都發了黑色，一雙套褲，也是掛一片，披一片的，此外一無所有。真是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裡，又過了七八天，天氣越冷，身上雖是瑟瑟的抖，無奈肚子更不掙氣，餓的咕嚕咕嚕的亂叫，只得脫下棉袍子去當，當得幾十個錢，兩頓吃完了，又剝

套褲去當，那就更不值錢，不過一頓也就完了，卻當不得身上寒冷，肚裡饑餓，身上只存了一件小褂子，一條破褲子，當無可當，賣無可賣，只好找了一根大大的打狗棒，捧著個大鉢頭，去幹那卑田院的生活了。

如今且按下慢表，單說趙桂森仗著他爹娘憐愛，把個性子慣的越發壞了，漸漸的一年大似一年，又常聽說街上熱鬧，便想上街去玩玩。剛剛這天出城隍會，桂森告知爹娘，要出去逛逛，趙澤長同奶奶就派了兩個長工，兩個媽子，同他出去走走，只不要走遠。又抓了一大把錢，交長工帶去，路上好買果子給他吃。桂森出得門來，此是生平第一次，覺得別有天地，心下大樂，一路上看見些賣東西的，又有那齣戲法的，又有舉石鎖舞單刀的。並一切耍猴子玩把戲的，桂森覺得極為有趣。忽然一眼看見賣水果攤子上，有一個大紅盤子，不由的心上發癢，連忙走上去，拿在手裡，盡命往地上一丟，只聽見豁喇一聲，打個粉碎，桂森哈哈大笑。賣水果的看見大怒，一把拉住道：

「做甚麼，我不曾得罪你，你來作踐我。」媽子同長工連忙趕過來認罪，說是「你大哥不曉得，這小哥是這樣的脾氣，你這個盤……」話未說完，賣水果的更跳了起來道：「放你的大驢屁，他有這種脾氣，家裡玩去，如今砸我的，是我的東西，我這個東西，難道就讓他白砸了麼？」長工忙陪笑道：「別吵別吵，賠是自然賠你的，但不知你要若干錢，說了我們好去取。」

賣水果的道：「多也不要你，你要賠就是二十吊，不就還我原物。」長工道：「二十吊也太多，賠你四吊錢罷。」賣水果的道：

「不成，二十吊錢，我還是一個虛沒要，況且照你說，也是個有錢的主兒，就多化兩個，也不要緊，我拿了你二十吊錢，我照樣去辦一個，通城裡我還找不到呢。」長工又央告旁邊的人來說情，好容易賠了十二吊錢，長工就打發一個人回去取錢，桂森已是把臉也嚇的雪白了，長工媽子亦不敢埋怨他，等了一回，取錢的來了，給了十二吊錢，方才起身。賣水果的還是滿嘴嘖咕，桂森亦同沒有聽見一樣，但是經了這一嚇，卻也稍為收斂了點，又迤邐著走去，見東西就要買，兩個媽子，兩個長工，手裡已是拿不下了。忽然走到一個賭攤子前頭，桂森便站住了腳，看見來了幾個人，抓上一把錢，一回兒被那個擺攤子的收了去，有的照著他的數，賠他一把，桂森看了一回，心裡奇怪，便問跟去的人道：「這是什麼玩意？」長工道：「這是賭錢，小爺真是沒出來過，不曾看見。」桂森道：「為什麼他拿了這個人的錢去賠那個人呢？」長工道：「他輸了，就把他的錢收了來，那個贏了，就要賠他的。」桂森道：「怎麼就曉得他輸他贏呢？」長工道：「他是三顆骰子，耍兩個一樣，下餘的一顆輪點子，哪個點子大，就哪個贏，你瞧這一把，不是兩個二，一個四麼，你看這個人，不是兩個三，一個五麼，這就是五的贏了。」桂森看了，果然不錯，心中大喜，也要去賭一賭，無如長工帶的錢都用完了，大家湊起來，不到二十個錢，壓下去，一把贏了，桂森大喜，教他一齊放上，又擲一把，卻是輸了。

擺攤子的道：「對不住了。」就一齊收了回去，桂森道：「很有趣。」站住了，很看了一回，方才走到別處去，一直到天色將晚，方才回家，長工媽子一齊送到後進，方才各散。

過了一日，桂森便叫人去買了幾顆骰子，照樣的玩起來，先前不過兩個媽子，你押一文，我押二文，桂森沒趣，又把長工喚進來，一連玩了三天，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了，便打聽道：

「除掉這個，還有別樣玩法麼？」長工道：「多哩，還有趕老羊，也好玩。」桂森叫他把裡面的道理說明白了，又玩上三天，覺得也不過如此，便又無精打采起來，人家賭錢是要贏，他卻是想輸，他說輸的滋味比贏得好。無奈長工媽子們，都沒有大注，一天到晚不過輪上二三百個錢，覺得無味。長工媽子們，見他沒趣，只得變了法子，哄他玩。又過了幾天，把這些打牌九、搖寶都會了，就又改了樣子。又歇了六七天，桂森看他們總不肯多押，心裡奇怪，不免問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沒趣的很，這樣好玩，為什麼都不高興，只放上三四個錢呢？」長工道：